



高山围城



摩崖石刻



石屋



石屋群落

高山上的围城

文/片 于夫

高家围子是一座山名。位于章丘市文祖镇水龙洞村西北1公里。大概是在清朝同治六年以前吧，这儿的山沟沟曾经属于一家高姓大户在此“放马南山，牧羊北坡”。所以这座山就叫“高家山”，山下的沟就叫“高家沟”了。自三德范村闾庄在山顶筑起了石头围城之后，山名又被重新组合，被叫成了“高家围子”。所以，高家围子是旧山名与石头围城的合称，并非是高姓人家所修。

从地图上看，高家围子海拔443米，恰与三德范村、水龙洞村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。深秋，我们一行六人选择了从水龙洞村攀登的路线。

天高气爽。山草已经枯萎。但仍然牢牢地恋着故土，在秋风中挺立摇动着。远远望去，像是给山山岭岭披上了一件黄色的蓑衣。也有“蓑上缀绿”之处，那是三五成丛不畏寒风倔强生长的荆棵。磊磊巉岩，莽莽黄草，碧碧绿荆，勾勒出了一幅幅壮丽的大山晚秋图。

我们一路向北，沿着山岭转。抬头望去，几个红衣村妇挑着担儿，甩动着一只胳膊，颤颤悠悠，贴着山皮移动了下来。近了，她们的荆筐中挑的是刚从梯田中收获的红皮地瓜。山道行不得车，运输只得沿着古老原始的方式。村妇们淳朴热情，接着她们

指引的方向，转过一个山嘴，我们踏上了一条石头铺就的山道。山道上有许多不规则的石级，是从山体岩石上直接开凿出来的。山道光滑，透着岁月磨蚀的斑痕。这是一条古老的路。古道随着地形山势，盘旋弯曲，就像攀附在山体上打着许多“结”的绳索。

沿着古道，我们一路攀登。当再一次气喘吁吁抬头仰望的时候，神经突然兴奋了起来——一座山头，一道石墙，高高耸立在视野中。石墙的尽头，一孔起拱的石门像一轮满月，悬挂在蔚然的天幕上。这就是高家围子。

弃路登坡，攀至石门，萧萧山风穿门而过，撩起了我们的衣角。石墙长约200余米，高在2—5米之间，似一条巨龙，蜿蜒在石崖上。石门内径约两米左右，顶部呈弧形高高隆起，连接着石墙。是的，如果把这道墙比作是一条石龙，那么石门便是高高昂起的龙头了。也许在阴雨的天气，云雾飘动在山头，石龙兴许会真的腾飞起来。

进入石门，山顶地势平缓，西高东低，凹凸凹凹的岩石，一片连着一片。其西、北两面是千仞悬崖，东、南两面是浑厚的石墙。围城南北狭长，面积大约有15000平方米。在这片呈鞋底模样的山体面积上，北部矗立着残存的12座石屋，参差错落在山岗上。石屋有的矗立在裸露的石坪上，有的隐蔽在石崖下，有的巧借崖壁，呈半自然半人工状。位置多选在避风朝阳的地

方。石屋片石垒筑攒尖，下方上圆，酷似埃及的金字塔。石屋内部使用面积5—8平方米不等，透风透光而避雨。这是仅存下来的石屋，也许围城初建时石屋还要多，像一处原始社会时期遗留下来的聚落。聚落的中部还有一方储水池遗迹，容积大约在50立方米。围城隐蔽在群山中，借助天险，易守难攻。除了从石门可以出入外，其他方位都难于攀登逾越。

石门位于西南方向。门内是一面石崖，如同影壁。石崖上镌刻着“大清同治六年三德范庄公立”12个大字。查阅历史，这个时期的清王朝已经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没落时期，正是捻军兴兵“进犯”章丘境域之时。社会动荡不安，兵匪蜂起，战争频仍，民不聊生，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。人民为了躲避兵灾匪难，村民百姓在高山上修筑这么一处易守难攻的避难所，也就是一件必然的事了。

我徜徉在围城内，徘徊在石门间。是的，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过去了，沧桑巨变，围城接待的再不是惊慌失措、扶老携幼、蜷缩于石屋内的人群了，而是一个个提着照相机、录像机精神焕发的造访者了。石墙、石门、石屋再不是战争与灾难的象征了，而成为了一册供后人阅读的历史画卷。我想，如果当年的建造者们地下有灵的话，不会认为这是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捉迷藏式的玩笑吧！

编者按

小说《记住乡村》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，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，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。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。本报从今日起将节选连载小说，以飨读者。

小说连载

记住乡村

1

金海湖

前言

据《章丘县志》记载，该市的垛庄镇从前和现在基本上都是章丘较穷的一个乡镇，世世代代皆如此。也许是成片的群山一直在禁锢着垛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但是，垛庄却是一片红色的土壤。抗战时期，《章丘县志》有记载的革命英烈有227人，仅垛庄镇就占了48人，是章丘所有乡镇中烈士最多的。解放战争中全县有烈士325人，垛庄镇占了64人，也是在章丘所有乡镇中烈士最多的。《章丘革命烈士英名录》共有烈士1254人，仅垛庄一个乡镇就占了122人，在章丘所有乡镇中最多。笔者所在的一个曾经的长芳大队(含垛庄镇现南峪村、桥子村、东峪村)，就有革命烈士10人。这些烈士的鲜血给我们竖起了一座丰碑，请当今的年轻人记住他们，记住中国的乡村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。

再者，我感觉每一个中国的60后或者70后，甚至是80后，如果是从中国农村走出来的孩子，应该都会有一种浓重的乡村情结。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，农村从吃不饱饭到家有余粮，从着衣仅能裹体，到农

村也有了品牌情结。乡村都发生了哪些巨变？那些走出乡村的孩子们经历了什么？他们得到或者失去了什么？乡村的风景从街头巷尾人声鼎沸到如今的空旷冷清，那些留守儿童和老人们在思索什么？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在思考什么？村民们在做什么？金锁和他的家人以及他们的乡邻们有的成了抗日救国的英雄，有的成了卖国求荣的汉奸，有的成了达官贵人，有的成了百万富翁，有的沦为阶下囚，有的流落异乡不知所终，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，他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人生，只不过由于信仰不通、境遇不同、天分不同，结出的果子也就各不相同。本书讲述了金锁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，以便让大家更了解中国的乡村，记住中国的乡村，怀念那些越来越远和越来越稀落的乡村。

第一卷 抗战烽火 第一节 家族迁徙

金锁对于小时候的印象，真的已经不多。印象颇深的情景有三：一是矮矮的自己，穿着虎头布靴、蓝色棉袄和超级肥的棉裤，棉裤肥肥的腰子被小棉袄困难地

围起来，显得金锁越发矮小。最惨不忍睹的是金锁棉袄的胸前部分，已经被口水、鼻涕以及饭菜汤浸得硬如纸板。金锁顶着大大的脑袋，在田野里整天和小伙伴到处疯跑。

二是秋后的核桃林里，姑姑给金锁一根针，然后穿了一条超级长的麻线，教给金锁把核桃树叶们一枚枚地穿起来拖回家当柴烧。核桃树下的叶子真大、真厚实呀！金锁咧着嘴傻笑着，捡起一枚又一枚，用线穿成一根长长的尾巴。金锁在前面跑，尾巴在后面“唰唰”地响，金锁穿了一根又一根，然后把叶子归集到奶奶和娘终年忙碌的柴灶前，半天工夫，金锁摆起来的树叶能淹没他的膝盖，奶奶就夸金锁给她拖来了足够的引火柴。

三是老爷爷去世时，金锁惊愕地看到爹娘、奶奶、叔叔和婶婶都在哭，连爷爷和老爷爷也在哭！在震天的哭声里，金锁吓傻了！傻傻地站在门前的门槛石上，向躺在炕上的老爷爷看，看着娘在给老爷爷穿衣服，但老爷爷却一点儿反应都没有！直挺挺地任娘摆布。爹和叔叔们的哭喊声真大，吵得家里的鸽群都全飞走了。

金锁的整个金氏家族，占了村里的50%左右，在村里算是人丁兴旺的旺族。

金锁问过娘：“娘，咱家原来就住在这个高家峪村吗？”

娘叹了口气，笑着和金锁说：我先给你讲个很好笑的故事吧！咱的老家原来在平原，可不是在这个穷山窝里。是在章丘北部的一个叫宋家埠的大村。你老爷爷有病，啥都干不了，你爷爷和老爷爷，领着咱一大家子在庄里过得好好的，可是有一年咱家的鸡全被黄鼠狼给吃了，恰巧你爷爷麦收过后，在清理场院时，要挑晒一堆麦秸，谁想到麦秸堆里面藏了一窝黄鼠狼，两只大的一蹦老高跑远了，小的让你爷爷全用麦叉给消灭了。从那以后咱家倒霉的事情来了，首先是你爷爷晚上看麦场睡着了后被黄鼠狼咬掉了半个耳朵；接着过年夜供佛的水饺刚盛上，你奶奶一转身就找不到了；接着，发生了最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咱家的女人在院子里晾晒的衣服，晾着晾着就没了。怪事一件又一件。咱家被黄大仙们整惨了，没办法，才从平原顺着巴漏河逐水而居，搬到这个小山村来。你爷爷说：在咱搬家的路上，还看见黄大仙们追咱呢！（下期待续）